

南村草堂文鈔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十九

新化

元太常博士曾君福仲遺事述

曾君福仲其先廬陵人博洽通經史尤長於春秋三禮元  
元統二年以經明行修徵至京久不報館太常博士選魯  
曾家時議立武宗皇后主未決伯顏以問魯曾魯曾不能  
對歸以語君君曰公緘默不言耶抑別有所疑耶曰母以  
子貴是以疑也君曰何公羊之拘拘也歸贈仲子刺隱公  
也用致夫人刺僖公也真哥皇后在武宗時已膺寶冊今  
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私尊其父之妾可乎魯曾聞  
之喜以告伯顏伯顏曰善哉博士先無言而今乃言之何

也曰館客曾福仲之言也伯顏遂召君君對如初乃以眞  
哥皇后配武宗擢魯曾御史而以君爲太常博士君諳練  
掌故時劉閔許從宗同爲博士以議甯宗祭拜禮君助閔  
諍之與閔尤善顧性剛不合於時積忤朶兒只歹曾君上  
疏言事朶兒只歹銜之從中格其議左遷天臨路錄事時  
沿江盜起矣君語妻劉氏曰今海內鼎沸而朝廷所爲者  
此三綱淪矣國能久乎吾將從此逝矣子能偕隱乎劉欣  
然許諾已而又與其達魯花赤忤遂棄官攜妻子隱衡山  
下尋遷邵陵之太平家焉遂爲邵陽人至正二十四年明  
太祖旣降陳理湖廣江西以次平明年胡海下寶慶唐隆  
道敗死未幾元左丞周友貴復起兵中鄉殺賀興隆寶慶

又陷太平與中鄉密邇土豪大姓多結砦自固君築室山中讀書自得既而天下大定太祖訪求人才甚亟寶慶同知程斗南力薦之君峻拒不起作遊貞堂自爲文以記略云丁亥之冬予避地楚南抵邵之太平樂其山川風土與幽人習也乃卜隱於其地之老君塘茅簷竹柱四壁蕭然晏如也無何海內分裂兵戈四起所破郡縣旋復旋陷草莽繁臣竄匿荒谷顧瞻周道怒焉如擣惟歲庚戌乃徙里之屋上闕其地居之爲堂三楹室若干間左爲思孝祠其右爲軒軒之外爲圃其下有沼皆以遯貞名之曾子憩其中日與蕘夫牧豎浩歌蒸江之濱雖婦人稚子亦望而知爲遁荒之野老也客有過曾子者飲之酒將闌作而言曰

陽德亨矣鱗翼雲從先生之邈亦有終極乎余曰是非其所敢聞也士之才不才分也其遇不遇命也余少而仕仕而不見容於世則卷而退誠安吾分守吾命無容強也今老矣豈復能奉西家帚哉奕世而下稱我爲聖世頑民興朝逸民足矣上有堯舜下有巢許士各有志吾邈矣吾邈貞矣奚用是哢哢爲客退乃書而志之於壁劉氏賢明有識初君之左遷也愀然有去志以時方多難不忍遽決劉一日著短布衣椎髻手苦茗進君謂之劉曰君已許妾偕隱矣奚謂爲君歎曰天下事竟不可爲耶吾方隱忍有待爾遂決計棄去君去嫉君者方思謀處君以惡地而君行矣中鄉之變君竄匿山谷中兵戈擾攘夫人往往先揣知

其言否以是及於難子才瑛亦以經明行修徵爲衡王  
審理靖難後屢徵不起

論曰明初開禮樂館徵求耆碩一時遺老多韜晦自全脩  
然世外其在吾楚首推李應奉一初先生世所稱危行翁  
不二心老人者也博士力辭徵聘沈晦自甘與應奉同而  
世鈔知者今太平曾氏爲邵陽巨族卽其裔也康熙志成  
於郡人劉澹庵應祁手澹庵固博洽君子以文獻自任者  
也乃不爲博士立傳豈未知其詳耶余從曾氏譜得見其  
族人節愍公鳳韶及瑞安卓越所爲志傳述博士本末甚  
悉其言立武宗后主事與元史遼魯曾傳合知非委巷無  
稽之談矣博士好吟詠有遯貞集佚初官太常時與虞集

黃潛呂思誠善其左遷也潛與魯會劉聞送以詩而集爲  
之序別記又云其後思誠出爲湖廣左丞以事過邵陽訪  
博士爲作池亭記而建文從亡諸臣亦嘗往來其家畱題  
信宿而去則好事者附會爲之不可執房杜而疑通也案  
史尚有朶兒只無朶兒只歹朶兒只賢輔也是時有中書  
平章只兒歹方見脫脫傳此云積忤朶兒只歹或是以兒  
歹方  
之誤

明衡王審理曾君才瑛遺事述

才瑛姓曾氏字侶瓊其先魯人後南徙豫章世所稱南豐曾氏者也至才瑛之父福仲仕元爲太常博士至正中左遷潭州避亂於邵之太平家焉遂爲邵陽人元季羣盜四起海宇分裂太祖以次削平旣破武昌命胡海取寶慶路而元左丞周文貴旋起兵中鄉復寶慶太平與中鄉接壤十餘年中戰爭無虛日里中豪傑多樹寨自守互爲聲援招才瑛往才瑛侍父居山中漠然若不聞亦不及於難洪武初天下大定詔訪求四方人才郡縣徵命踵至不應博士卒才瑛益甘恬退久之復以經明行修徵時才瑛年已六十矣固辭不獲乃強起赴召官太常典簿稍遷至光祿



寺署丞與其族子鳳韶及御史卓敬葉希賢友善建文嗣位封弟允燧爲衡王擢才瑛爲衡府審理多所規諫日引古義以匡王王甚憚焉靖難兵起才瑛棄官歸永樂改元學士胡庸遺以書將薦諸朝才瑛復書自稱逸民略云荆野鄙人僻居窮谷荷執事不棄賜書存問意以某廁名先朝將使復玷朝列竊升斗粟且援魏文貞以相勸勉執事之於不肖可謂愛之至矣然瑛實有所不可者區區之私不敢不盡言唯執事察之夫文貞唐之名臣也其才大其學博假令老死牖下將終身無所建白故不憚委曲從事如執事者眞其人也瑛才不足以用世學不足以濟時使賢買然而歸賢買然而去適足以取笑當時貽譏後世理

曾何增損於朝廷之萬一哉語多不錄庸書再至不復答  
但泣云君亡不能救又不能死吾無以見吾鳳韶於地下  
矣蓋是時鳳韶已自裁云才瑛喜吟宅左有相樹大十餘  
圍岡別墅居之嘯歌其下因自號柏園居士有蒸上吟一  
卷子友銘縣學生有聲早卒其後正統四年歲大旱有出  
粟一千六百石應詔助振特旨褒獎行人齋勅至其家旌  
爲義民者其孫志進也萬曆二十二年郡大饑有出粟億  
萬石活一郡飢民分守道金學曾爲請於朝賜冠帶特旌  
爲推仁尙義好善樂施之門者其元孫大東也才瑛妻余  
氏建文初封安人正統初以百歲得旌年九十猶能於燈  
下刺繡作花鳥狀其卒也實百有四歲云

論曰太平曾氏之著於邵陽也自博士君始審理君繼之  
兩世皆辭徵聘隱居行義不求聞達不數傳而保世滋大  
赫然以其名姓聞於天子擢爲義門號曰良族旌善之坊  
勅書之樓百餘年閒後先輝映榮矣哉顧其事不書於史  
而方志亦載之不詳何也考曾氏譜自審理而下舉於鄉  
貢於太學者不乏人志進子景鑑官中書親受詩法於茶  
陵與楊僉事廷芳友大東祖忠義祠邵人所稱巖山君者  
也名尤著其曾孫光祚當鼎革之際以策干何文烈公不  
用入國朝棄巾服爲遺民張別山嘗主其家其羣從子  
弟又親受業於衡陽王先生跡其師友淵源亦非僅以財  
雄一鄉者也祚之子岳字鄧爲時聞人所交多衡內賢

臺船山集中亦稱之康熙志成時郵耶方試北雍且徧求  
名公牘之文以傳其先人豈其時不以一字上志館而志  
遂遺之耶

明兵科給事中新寧林先生遺事述

先生姓林氏名青陽

一作青陽

新寧人事桂王爲兵部員外郎

與同官主事胡士瑞友善同見重於閣臣吳公貞毓吳公阻孫可望秦王封爲其黨所惡已可望自雲南遷貴陽欲移王自近挾以作威因大兵迫劫遷王於安隆所改爲安龍府歲以銀八千米百石供王從官皆取給宮室庖廩服御粗惡王至塗葦薄以自蔽守護將承可望意無復人臣禮王不堪憂而馬吉翔龐天壽方掌戎政督勇衛營日夜詔事可望謀禪代惡吳公不附已峻其黨交章攻之且語所善冷孟鉅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啟以內外事盡付戎政勇衛二司大權歸我公等爲羽翼貞毓何能爲吉翔遂

遣門生郭璘說士瑞共擁戴秦王士瑞大怒厲聲叱退之  
他日吉翔又遣璘求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  
望其品拒不從吉翔遂譖於可望杖殺其品而盡以朝事  
委吉翔天壽於是先生忿甚與士瑞及給事中徐極員外  
郎蔡縝主事張鐫連章發其姦謀而是時李定國方連陷  
楚粵諸郡軍聲大振不復稟可望約束可望憾甚兩人遂  
交惡桂王居安隆日在憂懼中間定國已定廣西欲勅令  
統兵入衛而無可密圖者中官張福祿全爲國言先生有  
心人且與胡士瑞五人同疏劾吉翔天壽宜可與謀王即  
令告先生先生諾密引士瑞等見吳公公曰主憂臣辱正  
我輩報國之秋也士瑞等泣血請行乃令佯乞

假歸葬而使員外郎蔣萬昌撰勅主事朱東旦書之福祿  
等持入用寶先生於歲盡開道持至定國所定國接勅感  
泣許以奉迎時順治九年永曆之六年也定國以可望故  
未敢輕發至是先生久不還桂王將擇使往促吳公以翰  
林孔目臨川周官對都督欽人鄭允元曰吉翔在側當假  
他事出之外庶有濟王乃令吉翔奉使祭先王太妃墓於  
梧州南寧而遣周官詣定國時先生亦已還至南寧爲守  
將常榮所留密遣親信劉吉告王王喜改先生兵科給事  
中諭吳公再撰勅鑄屏翰親臣金印令吉還付先生吉至  
廉州與先生遇偕至高州賜定國定國拜受命焉吉翔之  
出使也在道微知先生密勅事遣人至定國營偵之主事

劉議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預謀也告以兩使齎勅狀吉  
翔驚駭馳報可望可望大怒并疑吉翔預謀遣其將鄭國  
赴南寧逮之士瑞極續鐫亦知事洩倉皇劾吉翔天壽表  
裏爲姦王見事急卽下廷臣議罪天壽懼與吉翔弟雄飛  
馳赴貴陽告可望而鄭國亦已械吉翔至安隆與諸臣面  
質吳公謝不知國怒挾公直入王所迫脅索主謀者王不  
敢正言謂必外人假救寶爲之國遂努日出與天壽至朝  
房械吳公并允元續極鐫士瑞東旦乾昌李元開及太僕  
卿趙廣禹等繫私室又入宮禽福祿爲國而出其黨冷孟  
鉅蒲纓朱德亮朱企鏊等追王速具主名王悲憤而退翔  
日國等嚴刑拷掠獨吳公以大臣免衆不勝楚呼太祖列



崇大馬時日已暮風雷忽震烈瀋厲聲曰今日纒等直承此獄稍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衆皆自承國又問主上知否瀋厲聲曰未經奏明乃復收繫以盜竄矯詔爲罪報可望可望請王親裁王不勝憤下諸臣議吏部侍郎張佐辰等擬旨坐以極刑諸臣就刑神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死其家人合瘞於安甯北關之馬場已而先生逮至亦大罵被殺獨官走免時順治十一年三月也居二載定國竟奉前敕護王入雲南乃賜祭謚贈卹有差已建廟於馬場勒碑大書十八先生成仁處以旌其忠十八先生者贈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忠吳貞毓給事中徐極員外郎蔡瀋主事張鐫胡士瑞御史李元開林鍾

都督鄭允元員外郎蔣乾昌主事朱東旦太僕少卿趙廣  
禹御史周允吉朱議庶員外任斗墟主事易士佳中官張  
福祿全爲國其一則先生也 國朝賜諡貞毓爲忠節先  
生及諸臣爲烈愍

鄧顯鶴曰林先生奉永明密教召定國以圖可望開關艱  
險致命遂志其事具載明史吳貞毓傳 御批通鑑

輯覽

欽定勝朝節錄大書特書孤忠苦節致動

異代聖人之褒卹凜凜焉日月爭光可也而寶慶康熙乾  
隆兩志均失載新寧志僅一見其名於選舉他無聞焉嗚  
呼貞臣謹士不惜出萬死一生之計以紓君父之難有肝  
腦塗地姓名不見史傳者矣幸而其事昭垂史冊而黨庠

鄉校之閒，褒如充耳，遂使二百年來父老無遺事之傳，俎豆乏彤鬻之報，赫赫忠魂，致等於若敖之鬼，豈非悠悠我里，可爲長太息之一大闕典哉！旣纂傳入郡志，忠節傳復詳輯其事爲遺事述存私集，且擬聞之當事爲先生製主同劉默庵陳簡之何冲虛盧孳錄諸君子合祀爲邵州五忠祠，庶先生忠悃錄於朝而亦不遺於野，褒於國而亦得祀於鄉，匪徒文獻之徵實亦名教所繫云。

李子和府君遺事述

余少卽喜從人談鄉老先遺事憶五六歲時甫就傳塾師教以兩手拱揖深至地因言李子和深有禮以其居常教子弟旦晚必一揖揖必深至地也其時不知子和爲何許人十二歲讀書李氏從母家從母則子和之曾孫婦也遂得備悉其孝友睦卹及格虎救劫諸軼事類皆可歌可泣稍長學爲文思撫拾其事傳之李氏諸老亦以爲言乃爲題其祠壁有於國爲遺民於家爲孝子於里爲功臣語顧其事始末不詳方志但紀其格虎事餘無傳傳者又多失實難徵信今年來邵重領濂溪講席有纂修郡志之役其六世孫洽適來襄事因盡發官書及各家私載凡有關郡

事者條件摘出復証以其家譜牒所紀與當日情事適合乃編而次之爲遺事述述曰

李氏之先見於譜可考者在元有故之爲鄉貢士在明有仲良洪熙時以貢官刑部主事自仲良以下九世至藻爲君父有遺遺金事見府縣志由藻上溯至故之凡十一世皆爲府縣學生云府君名作桷字子和其號曰松山今城東有松山坪又其後族居之鷓鴣塘有松山灣皆以君字得名也而子和之字尤著明季縣學生慷慨有膽略能知人家故饒於財散金結客所交多奇人魁士故身處亂世而能保其鄉族不被劫掠續順公沈永忠者國初從龍入關有功致祥之子也順治七年寶慶初內附上命永

忠率兵鎮之九年李定國從貴州至郡復陷永忠將退保  
湘潭潰兵四散其部將李戴者擁之順流下至新化泊舟  
赤石遇風舟壞亂民乘之擠永忠墜水事 聞 朝命將

盡誅左右居民先是君於武昌旅次遇一髯訝其狀兒偉  
異邀與飲談次髯曰功名者時至自爲之今張空券困守  
旅次一飯之莫飽其能翼而飛耶君卽資遣之其人識君  
里居姓名鄭重而去至是朝廷以永忠故遣官問墜水狀  
卽君昔年相遇武昌資遣入都之髯也至則訪君敘舊圖  
報君力陳居民子遺無罪可憫髯爲感動不深求遂免誅  
戮明季之亂有鍾氏強暴兩人獲一美女子爭持不下將  
見殺君以金贖歸訪還其家牛萬才掠新化甚慘章京侯

某家傳稱章京侯考其時破牛賊進兵破之萬才題章京見君風度加禮焉遂相結成莫逆顧其下不戢多擄掠婦女君委曲陳說曉譬大義章京心動又聞君有出金贖女子訪還其家事躍然曰何可使李子和獨爲善人乃諭鄉民各認歸所掠婦女已而一夕移營由北路去陰與君約凡有燧者束稻草然之舉煙爲號卽免掠兵至吉慶村雞初號計一路所過村墟門前無不煙者乃歎曰嘻何李子和親串之多也又其時私鹽禁甚嚴犯者斬有九人被獲應斬君爲白於官曰私販在未懸示之先獲犯在方懸示之始九人皆得減死嘗覆舟銅柱灘同舟多溺死君獨免出金覓善水者出而廕之高岸標諸人姓名於上馳書報

其家並得收葬君有至性內行肫篤居家嚴肅造次必依禮法事繼母曲承色笑每出必揖其婦以母誨屬如已在家時歸則以一揖謝之俗傳君夫婦如賓晨夕相見必揖故有李子和深有禮之謠也兄弟六人食必同席晨起相率問父母安坐立必以序鄉里化之至今少爭競者君善騎有良馬嘗乘往親串家縱轡假寐瞬息三四十里不覺也有某將軍者思得之而難於言君曰今一邑數萬人生命寄將軍手我敢愛一馬耶遂牽以獻一日君詣將軍馬聞聲悲嘶躑躅騰於檻圉人以告將軍曰馬猶戀主何況人乎乃謝而歸之一日母病薄暮君騎而往城求醫中途假寐馬忽踣前足君驚覺則一虎蹲前咆哮聲甚厲君呼



而揖曰吾母病須藥急而爾當途必欲乘人之急耶虎遂  
巡去此事載府縣志其地則今之南臺山麓也新之婦人  
女子皆能言之余故撫拾其他事之可徵信者次之爲遺  
事述以遺諸李俾垂譜牒爲家傳且以此備志館之採擇  
焉

鄧顯鶴曰漢書言能活千人者子孫必封侯以余所聞鄉  
先生李子和氏活人多矣其後裔繁衍昌熾不亦宜乎君  
之子孫與余家有媿故知之特詳君子八人皆起家孝秀  
殿樗康熙丙子舉人以明通進士官澧州學正孫文纘曾  
孫光隣元孫宗泮來孫浚凡六世相繼舉於鄉其隸府縣  
學以廩膳入貢者數十人嗚呼可不謂爲善之報哉

貴州貞豐州州同會君死事狀

乾隆六十年春湖南辰州苗蠶動嘉慶改元踰年貴州南  
籠狝苗繼叛永豐州州同會君死之是爲嘉慶二年丁巳  
二月某日幼子及姬妾親丁從死者九人事聞得 賜  
恤廕一子予世職君諱艾字虎卿號雲溪世爲湖南寶慶  
府新化縣人祖某縣學生父承妣乾隆壬申 恩科舉人  
試用甘肅知縣初試西隆縣未卽真遽歸踰歲而甘肅目  
振案起自大吏至守令株連伏法者四十餘人子孫滿歲  
皆充邊獨西隆不與人服其識君倜儻有膽畧舉動英偉  
好讀史漢書工詩善楷法嫻騎射尤好談兵少隨西隆官  
甘肅具知關塞險要邊防亭障所與遊皆一時豪傑以例

貢充四庫館騰錄考滿分發江西州同權安福龍泉安仁

三縣所至有聲丁內艱回里會辰州苗變上命嘉勇

貝子福康安公爲大將軍統兵征勦君素以敏練受知貝

子念辰州界連寶慶賊一離巢穴鄉里且震動星夜赴貝

子營陳戰守策貝子大喜倚之如左右手是時承平日久

匪徒芻蕘襄隸川陝教匪乘閒竊發所在告警高

宗純皇帝授政今上深以西南爲念兩宮日盼

捷音方倚貝子爲重而貝子願任君貝子故重臣久歷戎

行所請於上無不得有丞佐事貝子數年至監司乘

節鉞者當君用事大府以下承望顏色因門下白事州縣

或拜伏拳踞咸謂君旦夕當得大官貝子亦日夜思所以

貴君君顧循循自抑不肖有用事名貝子蕤循例補南籠  
府丞豐州冊亨州同南籠故苗地冊亨所駐尤險遠難治  
君至未久而仲苗遽叛冊亨土城單薄君率民兵固守手  
勁弓身先士卒每發必斃一賊堅守二十餘日已而糧盡  
城垂破君左目中賊鎗乃嘆曰吾力竭矣命僕朱輝山負  
幼子閒道出城而手刃其妾四人積屍於庭環以衣履縱  
火焚之已乃挺戈出大呼擊賊賊亂搆刺之遇害輝山負  
公子雜難民潛逃賊飛礮擊公子洞胸死礮著輝山背棄  
屍負痛逃歸言其狀視其背有礮痕陷入寸許云或曰君  
被搆未殊有熟苗昇歸賊偵至搜得磔之君幼跌蕩好狗  
馬聲色散金結客類豪公子所爲中年後折節讀書其所

成就卓卓如是賢者固不可測哉君死事後四月而南籠平今爲興義府永豐亦改貞豐其從死九人子江妾某某妻兒子張某某僕某某也例得並書

鄧顯鶴曰曾君死事時其年余始入縣學聞邦人言君死狀甚悉後客淮陽遇君所常與同官者言南籠之變由當事採買抑配激成君抗爭於南籠守不聽卒以身殉可謂烈已又言冊亨被圍時君募健卒星夜請兵餉於主者堅守四十日援卒不至疆場泄泄可勝道哉君初任冊亨時遣迎張宜人及兩子會長子湘以事未卽行遂免於難非天欲存死事之後得不同爲國殤哉湘廕雲騎尉世職能自讀書爲郡學增廣生

山西趙城縣知縣楊君死事述

教匪之禍烈矣自嘉慶初煽亂起楚之當陽蔓延川陝豫  
老師糜餉歷七八年之久始克戡定十八年逆賊林清等  
嘯聚畿輔震驚宮闕其黨李文成牛亮臣馮克魯徐安國  
朱成貴崔士俊布滿山東河南直隸約同時並起滑縣令  
強克捷首先械繫文成亮臣故縣吏事洩謀亟出文成不  
及期遽叛據滑縣克捷全家被害滑亂林清起事失外援  
勢孤得應時撲滅

仁宗皇帝諭滅賊功以克捷爲

第一賜謚建祠推恩擢用其子逢泰備樞直望泰官內閣  
所以軫恤追念之者甚至閱二十年而有山西趙城之變  
韓奇者故林清黨也與韓健俱以邪敎事曹順蓄異謀久

時長沙楊君令趙城偵知將禽治其黨而未有以發也魏均選亦師事順繼悔其所爲益以情輸縣順等事急日謀逆城北寺僧某素無賴順往來僧寺陰以兵法部勸其衆謀既定遂昏夜入縣署爲亂并出監犯李鐵等助逆君聞變朝服坐堂皇呼賊大罵順錯愕不知所爲欲遁僧力持之順乃揮其黨戕君遂遇害賊縱火焚署君母及妻子女幕客家丁婢媪同死者十八人時道光十五年三月初四日也事聞奉旨照強克捷例給銜賜卹賞給騎都尉世職建立專祠予謚昭傑母妻子女及家客從死諸人分別祀君諱延亮字菊泉長沙人父華甫國子監生母吳氏賢而工詩君幼慧性端慤弱冠舉嘉慶十八年湖南

鄉試第一踰五年成進士分發山西卽用知縣凡官趙城十五年而變作未變之先君奉部檄以資升雲南南安州矣會吏有求於君不得故遲其檄不下遂及於難君妻傅氏湘陰人子四人滋萬濬萬潛萬其一未名女二人長名紹韓僕郭雲幕友則浙人楊鼎成也餘及婢媪名姓皆逆其子師陳柱賢身被二十餘創未殊賊旣焚官署將徧屠趙城分掠霍州洪洞君戚陳賡聞道走告急得備賊以是不得四竄其黨至霍州流人褚甲者從霍城上挾雙刀跳而下大呼殺賊手刃數人霍人噪而從賊驚遁陳賡乃返收各屍於灰燼中具棺殮如禮賡君同縣人縣學生爲余言君母及妻皆手殮面目猶可辨云賡又言君長子聘黃



氏女聞變將自經以救得免遂墨縗赴君家守義黃氏故  
善化名族女知書曉大義廣西太平守友召其從曾祖也  
例得並書

鄧顯鶴曰余不識楊君其治縣之迹不詳姨甥楊繼觀與  
君同官於晉爲余言君居官仁惠廉靜勤於民事願獨無  
赫赫聲坐是十五年於趙不遷稍遷矣又抑之使不得代  
卒令變起倉卒闔門十八口糜爛以殉豈不悲哉君故好  
作詩難作先數日有句云我本不欲生忽然生在世我亦  
不願死無端死將至未生與已死其理本無二轉憾天地  
閒多此一番事然則君固明於死生之故者禍患之來又  
豈先事所能避哉可感也已

湖南新田縣知縣王君死事述

道光十一年冬十二月丁未湖南江華縣鑑田司過山猺  
趙金隴倡亂明年春犯藍山寧遠二月辛卯湖南提督海  
凌阿寶慶協副將馬韜中伏歿於寧遠之池塘墟遊擊王  
國華守備吳鑑及兵卒死者二百餘人遂陷新田知縣王  
君死之時土猺趙文鳳謀起新田趙福才謀起常寧與金  
隴合初藉以賀歲至行臺省比返驛聞變偵知文鳳陰受  
金隴約即冒雪馳入猺砦挾文鳳徧抵諸崗曉譬禍福又  
賜酒食給身符以安其心文鳳佯諾君乃與教諭羅廷贊  
訓導陳詩日率縣民練鄉勇爲守禦計會池塘墟失利賊  
盡得我軍輜重器械勢大熾丙申由寧遠界頭鋪入新田

君曰勢亟矣城庠且塌坐而待斃孰與禦之明日遂躬率鄉勇駐十字墟時賊張甚大掠寧遠之禾亭墟及縣南橋下洞而桂陽州之賢江洞大溪源鴨婆衝石東江綠紫坳青山灣各徭同時共起福才亦以是時糾合常寧之羊山板角獠頭獅子源東岡五崗徭蠟屯馬頭山響應衆心惶惑君曰公等毋怖我將往以大義喻之衆泣阻始返庚子或報曰賊至矣城中驚竄君乃散遣幕客亟諭士民逃而朝服端坐以待大書於几曰賊至殺我毋傷百姓是時君側惟舊僕鄭忠李興二人典史丁禧至君指三尺練曰城亡吾舍此無別策矣已羣吏至君曰爾等猶可逃何苦殉我死俄而居民男婦奔集堂下哭拜君大哭左右皆哭外

委莫亮策騎至曰賊阻查林鋪距此尙十五里眾將定走丑縣民及寧遠桂陽諸義勇感君誠不期而會者萬餘人皆裹糧持械請從君勦賊君喜而壯之大誓其眾泣告於神策馬行衆咸踴躍直抵窩塘窩塘距查林不一里於是傳檄分四路進賊大驚前扛大礮後列烏鎗分隊出衆有難色或登高呼曰此空礮也亟奪之賊舍礮持鎗刃并力來禦衆奮擊殺賊無數生禽十九人北鄉胡文輝與賊拒秀一賊施鎗文輝佯仆賊欲加刺文輝奮起刃之身中賊傷其弟文榮手刃數賊回顧文輝負而逃是役也衆與賊相持自辰至酉我軍陣亡者百餘人武生鄭奇光與焉次日君益收合城鄉丁壯益以軍流鉗徒共三千餘人各路

義勇赴者益衆桂陽牽山諸大姓素以財雄於里至是籍其鄉子弟爲一軍合寧遠軍號二萬人爲之策應君統以前行衆泣諫曰公自愛毋以身當賊君曰我愛死誰當死者忿然獨先由花涼亭至牯牛岡牯牛岡者查林巨鎮也南距查林四里許君傳令按兵勿進俄有賊數人在窩塘之野見大兵佯竄衆奔之伏起礮聲如雷陣大亂先是賊密約文鳳黨供火藥丸彈其黨未遽負公也備而未送先一夜賊入崗務取之故鎗礮復烈而我軍不知也遂潰衆欲擁君逸君曰毋庸可亟走有我殿毋虞也衆錯愕王白者河南流人也有膽力大呼曰不可走衆亟護公賊追至大肆擊殺君回顧勳曰賊奴殺我百姓曷殺我遂中礮墜

馬李與掖之白負君走君猶罵不絕口賊擊白傷腦釋手  
遂亂擄刺君死時二月二十五日壬寅也賊憤君甚并殘  
其屍剜兩目去君死城隨陷賊據城三日縱火焚廬舍火  
不然又每夕聞兵馬聲達旦驚遁鄉民稍集得君尸於牯  
牛岡之桐子坳又求得其首於窩塘輿歸城隍廟焚香拜  
哭而門下士王尙賓以禮殮焉君子身之官未攜妻子當  
君之倉卒誓師而出也以印授鄭興泣命之曰此行恐無  
還理汝持此以報上官且歸告先靈諭我子來收我屍君  
甥張繼載在河南聞變奔赴至則九十二日矣啟視之面  
如生君諱鼎銘字新之山東嶧縣人由增貢生官中書改  
除新田知縣性誠樸其治縣也聽事前設帷幕與閤者逼

處吏非忍不得入民有冤則籲而進立按之有疑獄潛訪必得其情而後已大旱求雨不得則自械而出暴烈日中泣禱逾時天乃大雨民媪有訴其子不孝者君捶胸自責兩泣媪泣其子亦泣遂爲母子如初捕拘竊匪至君曰爲竊不得齒平民胡自辱曰坐窮耳君乃顧左右人給二緡或報廚無米則以衣付質庫其他事多類此君死後文鳳乃反應福才與金隴合於常寧之洋泉方圖大逞謀下衡州窺長沙湖廣總督盧公坤合三省兵討平之距君死時僅六十日云

鄧顯鶴曰趙金隴一黠獍耳倡亂之始裹脅不過數百人一偏裨之力足以制之既倉卒動大兵遂使提鎮重臣伏

尸叢莽虜國體而挫兵威尙得謂之以死勤事哉當海提帥之師過瀉上也余與同官出迎於郊其日天雨軍行無紀士卒多怨言既入坐定語同官曰是役也余不出則爲逗撓出則爲輕動逗撓而死於法孰與輕動而死於賊余心訝其不祥未幾而池塘墟之變告矣一夫發難全楚震驚雖應時勦滅而貧國瘡痍驕兵叵測楚以南之元氣傷矣君子是以致悼於新田之死爲猶得守土之正也



陶公子慧壽哀詞

道光收元之明年余客桂林李春湖侍郎寓宅今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兩江總督剛公方由晉臬擢安徽布政使以書抵余告稱得公子慧壽余與侍郎交相賀蓋公與侍郎及余交人篤是時公年已四十有五甫得子故聞之尤喜也越四年乙酉余北行取道大江謁公於安徽節署坐未定亟呼公子出見瞭然而清屹然而重試以語聰穎異常兒益用誇詫其年夏公由皖撫調任江蘇余北歸後復道金閭則公子已就傅能執筆爲孳窠大字雖在髫齡有食牛之氣彌訝其根器不凡必世陶氏之家無疑也自余歸長沙補官寧鄉有自吳來者詢之則云公子令譽日起學

爲詩文充然有成人之量矣已而公晉秩尙書總督兩江  
乃遣夫人攜公子南歸省先塋居益陽桃花江里第余方  
思一往視而公子以痿癆殤年甫十齡嗚呼惜哉余旣哀  
公子夙慧早殤不及成立又念尙書宣力封疆勤勞民事  
孜孜汲汲於振災恤孤諸大政尤不稍餘心力必有魁奇  
雄傑聰明仁孝者爲之子以世其家而大其報祝公子之  
道生可也余辱交尙書不可無言故作爲哀詞以紓其痛  
且冀公子姓名見余集中俾他日讀尙書文集者有所參  
考焉其詞曰嗟百年之一瞬兮何彭何殤繫萬化之同盡  
兮曷否曷賊惟斯人之早慧兮其生異常矧名門之鍾毓  
兮累葉芸香偉駉驥之墮地兮千里昂藏比虎豹之初生

兮藹其文章。溯太公之積累兮，經德不彰。暨名父之崛起兮，天路騰驤。闕滔滔之江漢兮，南國紀綱。沛四岳之霖雨兮，施及四方。起箕黎而肉骨兮，保孩赤其如傷。謂世家之必大兮，流澤孔長。胡理數之回互兮，宜慶而殃。昔宣尼之哭子兮，終老於行。洎奕葉之食報兮，俎豆胖饗。彼童烏之天折兮，文考溺湖。終草元而注騷兮，不掩光芒。自古聖賢傳世而行遠兮，皆恃乎已之道。德與文章蓋不餘乎子嗣之有無也。而豈以是爲低昂所不能同於太上之忘情者。珠在掌而忽碎兮，蘭方芽而萎芳。天道吾旣不知兮，人事其曷可量。梅之山兮，資江望建業兮。吳閭左虎阜兮，右滄浪。嗟公子兮，遊翔探金環兮。未央重歸來兮，壽康決商瞿。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十九

七

之有子兮卜頌大而蕃昌嗚呼公子兮不能忘嗚呼公子  
兮慎勿忘

祭李石民大令文

我初遇君於潭之市君時問絹爲名父子一見傾心締交  
伊始猥以輩行稱謂過禮我聞惶汗驚避而起君曰不然  
禮在則爾古不有云爲羣拜紀百辭不允我受君喜緬惟  
先公善類所倚萬夫之特百僚之式公雖下交我實師事  
公歸道山君來作宰見君如公悲喜交至湘水之西瀉川  
之渙土沃而澆俗漓而侈跋踈鄙夫瑣瑣臚仕我蝨其閒  
十有三載曠官尸職爲衆所指棘地荆天千痍百瘡莫測  
其由莫窮其底我避三舍君震百里落角摧牙令行禁止  
萬目睽睽俯首帖耳士服民懷營染一洗豈伊異人實操  
上理調當報最上聞 丹陛孰云此來忽判生死昔在闕

逢我客鼎澧自湘徂沅遇君滄鄙握手話言諄諄疊疊今  
來郭門一哀出涕叢樵荒郊歸焉畏壘食子遺籬收子悌  
弟善人有後天道伊邇穀也豐下必有福祉而況桐鄉宜  
百世祀獨我老病餘年有幾哀彼蚩氓失此愷悌爲世惜  
君匪我不得已素旄翩如殲官將啟渺渺湖波悠悠江水湘  
淙醞醞旣清且旨以我此心並此芳醴懣惓陳詞聊代哀  
編竊具有知尙其鑒此

祭李氏妣毛孺人文

維年月日甥某謹以牲醴之儀致祭於先妣毛太孺人之  
靈前曰惟妣之生吾母同族分儕姑姪親若骨肉伊我童  
稚常侍妣側謂我曰甥親我曰姪吾嫂來歸吾母更喜宜  
我家室蕃我孫子胡天不弔吾母奄逝闔門百指唯妣是  
恃妣在吾家遂二十年吾嫂吾婦歡侍妣顏妣頤而樂安  
之若素何有何無匪怒而怒豈惟不怒實亦勞止全家痛  
癢皆妣撫視琮兒迴晬壽女出閣一病將隕賴妣而活凡  
此種種令人難忘德隆報歉我心實傷妣壽將百年與德  
稱孫曾林立貧也何病人生若夢妣今大醒獨念吾母悲  
不自勝以我此心佐以壺觴妣而有靈庶其格嘗

祭仲嫂李孺人

嗚乎吾嫂前妣之姪生長外家蘭心蕙質吾母愛之倍於所出自其始斷卽見親暱求婚吾仲獲此賢匹嘉慶初元吾父六秩兄隸於庠嫂猶在室時惟丙辰臘月初吉迎嫂來歸祥光映徹嫂性和淑而又肫實一立不倚一言不褻操持內政勤苦罔佚匪徒勤苦令德足述事我父母柔聲悅色滂灑養餼必躬必潔奉我祖妣春秋令節蘋藻粢盛必誠必竭家室咸宜族黨稱說以茲邑里賢聲洋溢吾親色喜吾兄心折逮及吾婦賢聲與埒荼苦薺甘烏慈鳩拙肅肅離離闔家愉悅昊天不弔變出倉猝歲在乙丙兩親繼歿煢煢在疚斯焉裴經百端拂逆萬緒縈結惟兄護我



手口俱拮殘喘苟延迄於今日緊兄之仁抑嫂之德亦越  
丙丁一羶羈繼道危氣單天憐人斲兄來視我風雨罔輟  
諸子團團與共飢渴官滿卽歸幸免蹉跌伊兄之恩亦嫂  
所恤凡茲種種兄提嫂挈豈料兄亡十踰庚蟀今又喪嫂  
余哀奚過人生百年會當永訣矧有兩子科名忝竊有命  
於朝翟服斯設以華其終少酬惻怛嫂則何憾哀榮靡  
缺獨憐我婦形單影子爲迷夢境迷離恍惚苦哉飽諳相  
對嗚咽我聞此語豈勝悲切素旆翩如漫天風雪渺渺九  
華巖巖雙闕往就殯宮行遷吉穴以我此心獻此肴核孔  
嘉孔時旣芳旣烈靈其有知歆此芬苾尙饗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二十

新化 鄧顯鶴 湘皋

楚寶考異

炎陵木茶陵康樂鄉

按酃縣漢屬長沙國東漢屬長沙郡晉後省入臨蒸縣隋改爲衡陽縣唐因之至宋嘉定四年復析茶陵之康樂雲陽常平三鄉置酃縣而炎陵始隨康樂鄉隸酃非史悞也又按路史云於衡山得祝融之窟於雲陽得少昊之埽於茶亦得炎帝之陵文義甚明不審周氏何以謂之悞熊湘非一山史無在益縣之文

按史記五帝紀黃帝南至于江登熊湘集解引封禪書曰

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水在長沙益陽縣其  
文甚明無熊湘在長沙益縣之文考益陽自秦設縣以來  
凡一升爲州五分爲縣益陽之名不易無益縣之稱熊湘  
二山名屢見于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地理志及史記  
秦本紀今方志以益陽之修山當湘山以安化之浮青山  
一名熊耳及新化之熊騰山當熊山固屬無稽周氏乃合  
熊湘爲一山又云益縣卽今之益陽縣失之遠矣今畧正  
其誤又錄史漢及注所稱引諸條以備考 史記封禪書  
秦併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  
也於是自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太室恆山泰山會稽  
湖山水曰濟曰淮 漢書郊祀志同索隱曰地理志湖廣

在長沙。史記秦本紀始皇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  
湘山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  
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  
山赭其山封禪書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併海上  
又桓公曰南伐至召陵登熊耳以望江漢顏師古注曰熊  
耳山在順陽北益陽東非禹貢所云道洛自熊耳者其山  
兩峯狀若熊耳因以爲名也漢書地理志長沙國益陽  
注湘山在北應劭曰在益水之陽石史漢言熊湘及注  
所稱引如此

丹陽有四

按姊歸縣故夔子國楚人滅之二漢爲姊歸縣屬南郡晉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三

二

宋屬建平郡後周置姊歸郡隋郡廢屬信州唐置歸州縣  
東南有丹陽城熊繹始封寶曆於此後徙都枝江亦曰丹  
陽明史地理志洪武九年四月廢州入姊歸縣屬夷陵州  
十年二月改縣名長寧十三年五月復改縣爲歸州領縣  
二興山巴東姊歸明初已廢周氏此書成于崇禎時不得  
稱丹陽在今歸州姊歸縣明矣 又按丹陽有岡楚始封  
之丹陽在歸州漢之丹陽治宛陵晉武帝改丹陽爲宣城  
而移丹陽治于建康於是丹陽又分屬建康唐武德初以  
江都郡之延陵縣境置潤州天寶元年改爲丹陽郡則又  
爲今之丹陽縣矣

按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于邾注邾國名又邾夫人使  
棄諸夢中注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夢澤城無邾  
在江夏安陸縣東南之文又按後漢書地理志江夏郡軹  
侯國注杜預曰古邾國在東南有邾城竟陵侯國注左傳  
桓十一年邾人軍蒲騷雲杜注杜預曰縣東南有鄭城故  
國河志謂邾在竟陵通考謂邾在江夏雲杜縣東南其說  
皆本杜預周氏未及詳考耳

弦江黃道考

按漢書地理志江夏郡軹

原書  
譌缺

注故弦子國孟康曰沃音

沃師古曰又音徒系反弋陽漢志屬汝南郡注侯國應劭  
曰弋山在西北故黃國今黃城是輿地廣記春秋爲黃弦

二國秦屬九江郡漢屬汝南江夏郡至魏分置弋陽郡晉  
宋齊因之兼置光州唐書地理志光州弋陽郡領縣五定  
城光山仙居殷城固始明史地理志光州洪武初以州治  
定城縣省入領縣四光山固始息商城縣固久無仙居之  
曰新息之稱矣又按漢志汝南郡縣三十七有陽安無陽  
皮陽安注應劭曰道國也今道亭是輿地廣記確山縣西  
南有道城故道國左傳曰江黃道柏皆莖姻在漢爲陽安  
縣西平縣故柏子國漢舊縣屬汝南郡漢志西平注應劭  
曰故柏國也今柏亭是周氏所引不誤但不宜云今蔡州  
西平縣明之西平與上蔡新蔡確山俱隸汝寧府無蔡州  
之稱矣

芍陂考

按原按云云當是周氏述其先人美政然當有聖楷二字  
今按水經肥水別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注芍陂水上承  
澗水于五門南別爲斷神水又東北流逕五門亭東亭爲  
泉水之會也又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爲湖謂之芍陂陂  
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  
造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爲香門陂水北逕孫叔敖祠  
下謂之芍陂瀆又按北史趙軌傳轉壽春州總管長史芍  
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通軌勸課吏人更開三十六門灌  
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

遷鄧於郟考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三



按宜城縣故鄢楚之別都也秦爲南郡之北部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屬南郡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分置襄陽郡晉因之宋曰華山縣後魏改爲宜城郡分華山置率道縣西魏置鄢州隋爲樂鄉屬竟陵郡唐武德四年以樂鄉及襄陽之率道上洪置鄢州貞觀初又領長壽省上洪入年州廢天寶七載改率道曰宜城故爲郡國春秋時自商密遷此爲楚附庸楚滅之以爲邑縣南臨沔津津南有石山遷此爲楚附庸楚滅之以爲邑縣南臨沔津津南有石山上古烽火臺縣北有火城卽楚昭王爲吳所迫絕鄢徙都之所謂鄢鄢盧羅之地也秦以爲縣

鄖鄂考

按前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縣十四鄂次六鄖次十後漢書郡國志江夏郡縣十二鄖次二鄂次八惟晉書江夏郡有鄖無鄂然鄂隸武昌郡亦不得云無鄂也又云漢晉江夏郡置於今之雲夢縣北四十里非今之江夏縣也考前後漢書江夏郡俱治西陵輿地廣記按漢地理志西陵縣爲江夏郡治而有雲夢宮疑此地是也晉書地理志江夏郡治安陸原書徵引亦欠明晰又云三國吳時分江夏置武昌郡考武昌縣故楚之東鄂楚子熊渠封中子紅爲鄂王二漢鄂縣屬江夏郡吳孫權都之黃初三年改爲武昌縣孫皓亦嘗都此晉太康元年改江夏郡曰武昌郡東晉時

庾亮謝尚俱鎮此宋齊梁陳皆爲武昌郡亦不得云分江夏置也又按水經江之石岸有鄂縣故城注舊樊楚也世本稱熊渠封其中子之名某者爲鄂王晉太康地記以爲東鄂矣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孫權以魏黃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徙治於袁山東又以其年立爲江夏郡至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鎮武昌孫皓亦都之晉惠帝永平中始置江州傅綜爲刺史治此城後太尉庾亮之所鎮也今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卽樊山也

方城考

按輿地廣記方城縣本漢渚陽葉縣地屬南陽郡後漢及晉因之後廢西魏置方城縣有方城山楚寶引盛宏之荆

州記曰葉東界有故城始攀縣東至瀕水達泚陽界南北  
聯綿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基築皆連  
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云又地里志南陽葉縣  
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  
子路問津處戶子曰楚狂接輿耕于方城之南郭仲產亦  
謂苦荼于東俱有方城蓋皆傍此長山方城而名者也又  
原按楚方城之外又別有方城是時楚爭強中國多築列  
城于北乃以逼華夏唐勒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  
至葉垂宏鏡萬里故號萬城是也方萬二字相似揚斗庵  
疑方城卽爲萬城非也又袁小修謂方城在當陽縣亦非  
當陽東南一百六十里有方城乃唐郭子儀所築宋趙葵

爲荆南置制使避父諱改曰万城非楚先之万城也其說頗確

華容不應有湖廣墓

案水經注夏水又逕交阯太守胡寵墓北漢太傅廣身陪陵而此墓則有廣碑其文言是蔡伯喈詞故世謂廣冢非也今案後漢書章懷太子注寵乃廣之父世遂悞爲廣冢廣未歸葬華容不得有廣冢明矣

江西卽今之江北

案唐分天下爲十五道江南道東道採訪使治蘇州江南道西道採訪使治洪州宋因之以宣歙江池等處爲江南東路洪撫吉袁等處爲江南西路元遂置江西等處行中

書省明因之所謂江西蓋指江南之西而言實則今之洪  
吉撫潁皆江南非江西也六朝人稱江西卽今之江北淮  
泗廬潁間皆江西境周氏以春秋戰國之豫章爲江北地  
與江西遠不相涉蓋指今之江西言誤矣當云與今南昌  
之豫章無涉又呂氏春秋言九塞冥阨其一今信陽州南  
有石城山甚高峻亦曰冥山史記曰魏攻冥阨殆謂此也  
豫章不以水名

案漢高帝六年置豫章郡豫章以木名非以水名若贛州  
則以章貢二水名兩應劭漢官儀曰有豫章生於庭中故  
以名郡此木嘗中枯晉永嘉中一旦更茂咸以爲中興之  
祥其後元帝果與大業於江南故郭璞南郊賦云弊樟擢

秀於祖邑以司馬宣王之祖嘗爲豫章太守故也

昭山得名不由馬氏

案湖南通志引夔宇記昭山在湘潭縣東四十里以昭王南征至此故名一統志昭山卽馬山截江而起仄立萬仞寧鄉黃氏本驥以山有伏波廟爲五代馬氏建馬氏自以爲伏波裔封伏波爲昭靈王見李宏臯撰溪州銅柱記山之名昭蓋始於此山下有興馬洲亦馬氏所名湘潭之土昭陵灘卽昭靈之悞亦以江岸有伏波廟得名陳都督階平撰奉使紀勝主其說以一統志昭山卽馬山證之其說似是今案水經注湘水又北逕昭山西山下有旋泉深不可測故言昭潭無底也亦謂之湘州潭昭山之稱最古

不始於馬氏但附會爲昭王南征則謬矣

鳩茲

案左傳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於  
衡山杜預注鳩茲吳邑今臯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昭公五年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吳人敗諸鵲岸注  
廬江舒縣有鵲尾渚後漢書郡國志丹陽郡蕪湖中江  
在西注左傳襄三年楚子伐吳克鳩茲杜預曰在縣之東  
廬江郡舒有桐鄉注古桐國左傳昭五年吳敗楚鵲岸  
杜預曰縣有鵲尾渚吳郡烏程注左傳襄三年楚伐吳  
至於衡山杜預曰在縣南或云丹陽縣之衡山去鳩茲不  
遠于重所至也又丹徒注春秋曰朱方原書徵引未悉



特爲考正

古鄧城

案漢書地理志鄧屬南陽郡晉書曰鄧城屬襄陽郡其後廢入樊城樊鄧周仲山甫所封地東漢建安中置樊城縣後周省入安養唐屬襄州天寶元年改安養曰昭漢貞元二十一年移治古鄧城復改曰鄧城有樊城鎮據此則鄧城卽今之樊城鎮

漢陰丈人非漢中所屬之漢陰

按漢陰縣本漢安陽縣屬漢中郡東漢因之晉改爲安康屬魏興郡後改曰寧都南齊置安康屬西城都後魏置東梁州蕭管改直州唐屬金州本西城郡天寶元年改曰安

原郡至德二載以安祿山姓始改爲漢陰無緣知爲子貢  
南游之漢陰矣又按明史地理志漢陰縣屬興安州嘉靖  
三十八年十一月改屬漢中府萬曆十一年還屬州是書  
成於崇禎朝不應云在今漢中府矣又廖氏楚紀以任棠  
爲漢陽府人周氏辨漢陽府始於隋大業初非二漢涼益  
州之漢陽其說辯矣獨不知漢陰名縣亦始於唐至德初  
乎又誤隋大業爲唐大業今並正之

黃歇不宜稱黔陽人楚未都申

按秦分天下爲四十郡黔中郡領鼎澧溪辰錦黔沅樊思  
漢十三郡荊州部郡國凡八更名黔中爲武陵唐分十五  
道黔中採訪使治黔州領黔辰錦施敘樊夷播思費南溪

漆無所謂黔陽也今之黔陽縣本鐔城縣地宋元豐初始  
升黔江城爲黔陽縣又按史記楚世家頃襄王十九年秦  
伐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  
西陵二十一年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襄王兵遂散保  
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代我巫黔中郡三十六年頃襄王  
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  
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於秦以平是時楚益弱  
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於秦十六年秦駐  
襄王卒秦王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  
東徙壽春命曰郢按楚凡五徙丹陽郢都陳壽春陳秦爲  
潁川郡漢爲淮陽國與申無涉亦不得謂之都申郢也

中射之士

楚人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獻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按鶴林玉露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員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殆諷武帝之求長生也其源蓋出於此

藍尹臺

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曰見藍尹壘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  
自先王莫墜其國當君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  
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詞夫其有故王僕謂之  
曰成曰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曰昔瓦唯長舊怨  
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毋乃不可乎臣避於成  
曰以做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冀  
懼而鑒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  
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之案藍尹壘對昭王語與左  
傳寺人披豎頭須之於晉文同一作用二君皆翻然悔悟  
卒不失爲令主楚多知謀之士若藍尹壘者亦曷可少哉

文種非鄙人

案錢曉徵大昕文種非鄆人辨云越大夫種春秋內外傳注家皆不言何許人今考呂氏春秋當染篇注云楚之鄆人尊師篇注云楚鄆人鄆鄆字形相涉刊本傳譌固難決其然否但兩注皆云楚人而鄆爲越地鄆爲魯地與楚並不相涉則鄆鄆均未可信及讀太平寰宇記敘荊州人物云文種楚南郢人乃恍然悟呂覽注本是郢字樂史生於宋初所見呂氏書尙未譌也又考高氏注以范蠡爲楚三戶人蓋本於吳越春秋今世所傳吳越春秋亦非足本然張守節注史記嘗引之云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鄆之是大夫種嘗爲宛令因范蠡要之乃

乘楚而適越其爲楚人非越人固信而有徵矣會稽典錄  
載虞翻朱育所說會稽先賢未有一言及文種乾道四明  
圖經寶慶四明志初不列入人物至王厚齋始據以爲鄞  
人然袁清容厚齋高弟而延祐修志不取其說蓋已疑而  
未信矣全祖望辨大夫種非鄞產云自昔圖經地志莫不  
扳援古人以爲桑梓生色予謂不覈其實則徒使其書之  
不足取信於世吾浙河以東人物莫備於會稽典錄其於  
鄞人自大里黃公始南宋王尙書深寧黃提刑東發始據  
高誘呂覽注以大夫種爲鄞產因謂范蠡與種同功一體  
蠡可去而種不可去者以父母之邦也今按兩先生之言  
善矣而猶未盡也考之越絕書外傳曰范蠡始居楚內視

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人其縣知有賢者得蠶大說俱見  
霸兆出於東南相要而往偕止於吳吳任子胥於是去吳  
之越又曰范蠡要種入越越大夫石買曰客厯諸侯渡河  
津無由自致殆非真賢然則種非邨人矣吳越春秋內傳  
曰勾踐還自吳范蠡謂種曰子可去矣種不然之其後內  
憂不朝謂妻曰吾王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  
悔不隨范蠡之謀又曰勾踐賜以屬鏹之劍歎曰南陽之  
宰而爲越王之禽然則由種將死之言考之益非邨人矣  
夫越絕書雖非出于子贛之手然固西京之筆吳越春秋  
雖係皇甫撫拾之書要亦自東京以來傳之兩先生據高  
氏之一言而盡棄諸佐證恐不其然予又考吳越春秋注



中亦引高注文種字禽楚鄒人然後恍然曰鄒與鄆皆從邑或相近而譌也錢從樂史爲郢人全從高誘爲鄒人鄆故楚也鄒邾古通用漢江夏有邾縣是鄒亦楚地則種爲楚產明矣

陳軫無本貫

案陳軫游說之士也史記國策俱不言其本貫其始仕秦繼而去秦之楚其設謀亦不專爲楚也今摘其爲楚謀而善者錄之使楚聽其言亦何致坐困於虎狼之國也意汗明朱英皆客春申

案汗明楚人朱英楚策不言本貫以共同爲春申君之客故增輯知謀吁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史遷以爲春申君失

朱英之謂雖百汗明一日十見亦何益也  
娠姬竊國血滅  
棘門謀之不賊自貽伊咎哀哉

胡騰非桂陽州人

案胡騰事見後漢書竇武傳漢桂陽郡治郴縣爲今郴州  
地方志以騰爲桂陽州人誤也又案武傳武死收捕宗親  
賓客姻屬悉誅之徙武家屬日南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  
夫皆喪其氣矣騰獨殞殮行喪坐以禁錮又武孫輔二歲  
逃竄得全事覺捕之急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及琴  
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已子而使聆娶後舉桂陽孝廉至  
建安中荊州牧劉表辟爲從事使還賣姓噫騰之行誼表  
表如此其賢豈出黨錮諸公下哉范氏以其事附見竇武

遂不復爲立傳而鄉賢紀載至遺其名茲特爲增輅名臣以表之云又同時有劉常者亦桂陽人爲當世名儒元嘉中郎中汝南袁著上書論梁冀冀笞殺之以常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附見梁冀傳

開梅山考

案宋史西南谿峒諸蠻傳梅山峒蠻舊不與中國通其地東接潭南接邵其西則辰其北則鼎澧而梅山居其中開寶六年嘗寇邵之武岡潭之長沙太平興國二年左中首領卞漢陽石甲首領賴漢浚寇掠邊界朝廷累遣使招諭不聽命客省使翟守素調潭州兵討平之目的是禁不得與漢民交通其地不得耕牧後有蘇方者居之數侵奪舒向

二族嘉祐末知益陽縣張頤收捕築點得三等遂經營開拓安撫使吳中復以聞其議中格湖南轉運副使范子奇復奏蠻恃險爲邊患宜臣屬而郡縣之子奇尋召還又述前議熙寧五年乃詔知潭州潘夙湖南轉運副使蔡煜判官喬執中同經制章惇招納之惇遣執中知全州將行而大田三砦蠻犯境又飛山之蠻近在全州之西執中至全州大田諸蠻納款於是遂檄諭開梅山蠻猶爭開道路以待得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砦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籍其民得主客萬四千八百九戶萬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均定其歲使歲一輸乃築武陽關峽二城詔以其地置新化安

化二縣一隸潭州一隸邵州又案寶慶府志云朱著作即  
毛漸作梅山頌中有汝惇暨煜語未審何姓何官蓋與章  
惇同經路梅山者考宋史章惇傳轉運副使蔡煜言是役  
不可亟成神宗以爲然專委於煜安石主惇爭之不已既  
而煜得蠻地安石恨煜阻惇乃薄其賞修志者宋史亦未  
之見耶毛漸江山人初知寧鄉縣以與開梅山功得著作  
郎知安化縣遷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蔡煜卽蔡奕時爲轉  
運副使湖南通志引劉摯撰墓志作蔡奕又章惇開梅山  
辟所部郭祥正入嗣主蘇甘家見蘇子瞻文集祥正當塗  
人時知武岡縣宋史文苑有傳案吾邑在晉爲高平縣宋  
書齊書猶稱高平縣男相梁以後沒於蠻爲土酋大姓所

據宋史所稱梅山之蘇氏扶氏是也嘉祐熙寧間屢議罷復張頴倡始於前范子奇踵議於後至煜而其謀始就章惇因人成事攘爲己功漸撰梅山頌遂云天子神聖顧爲爾輔惟此南方夷俗雜處孰予往撫僉曰惇諧煜奏自外併以圖來天子曰俞汝惇暨煜將令出使懷柔友燮蓋出於一時之諛辭迄今七百餘年而吾新安之人不以開復之功予惇誠惡之也嗚呼人亦何樂而必爲小人哉又案梅山四至東起寧鄉司徒嶺湖南通志引十國春秋王全湘鄉人馬殷時爲江華指揮使曾與梅山獠戰乘勝逐北孤軍無援力戰死里人感其忠義爲立廟於安化凍號王司徒廟今名司徒嶺又通志祠廟王公祠在縣東八十里

司徒嶺五代楚建祀死事將王全宋熙寧間章惇開梅山  
奏封嘉應侯修祠崇祀有宋吳致堯嘉應侯祠記又長沙  
府志熙寧開章惇開梅山兵抵寧鄉入瀉山由徑路進兵  
失利退軍瀉山密印禪寺餽餉缺乏寺僧爲供應惇遣人  
入峒招諭不從乃遣長老穎詮二人入峒說之穎詮攜營  
中二官先入見峒主給以從者主一見遽曰此官人也穎  
詮曰主眼高認之不差此官人之子乃使供茶失手因而  
故掌之二官作惶懼狀峒主乃不疑穎詮輩說法勸諭遂  
悔悟率衆出降惇奏凱賜寺名報恩持免本寺諸科差徭  
案此則開梅山瀉山寺僧亦與有功皆吾新安二邑掌故  
錄之俾將來修方志者有所采擇云